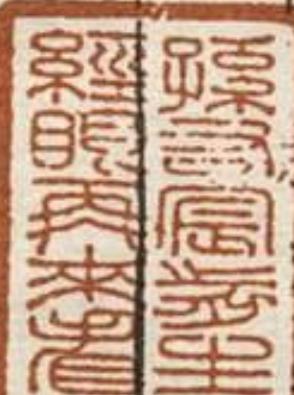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第四

山嶽

古詩三首

律詩二首



岱宗夫

洙曰書岱宗泰山爲四岳所宗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爻代爲五岳之長鄭曰岱宗泰山也今屬兗州升中告岱于此是山爲五岳之長故曰岱宗○師曰岱宗天禹云楚天之類○徐曰按王原叔呂居仁七步輔魯言諸本並作夫獨師本作天字說

岱宗夫

洙曰書岱宗泰山爲四岳所宗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爻代爲五岳之長鄭曰岱宗泰山也今屬兗州升中告岱于此是山爲五岳之長故曰岱宗○師曰岱宗天禹云楚天之類○徐曰按王原叔呂居仁七步輔魯言諸本並作夫獨師本作天字說

望嶽

如何齊魯青未了

師曰泰山跨而其山未窮故曰青未了

境眺望其山之青已窮齊魯者蓋山岳之神秀也陳書虎丘山者吳之神秀也張衡賦華山爲造化一尤物○師曰鍾聚也詩云崧高維岳維岳降神宜名山大川皆有神異天地日月所相遇隱爲光明也割字不割之割割者分也○彥輔曰杜言此爲造化所鍾

造化鍾神秀

洙曰晉孫游天台賦序

陰陽割昏曉

趙曰言其山之長大如史記言崑崙山不割之割割者分也○彥輔曰庚肩吾山詩曾雲靈峻嶺○師曰割者分也

溫鬱生

鄭曰溫他浪切曾昨凌勿忘日月迭昏曉也

羊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偏天下者泰山之雲也張衡南都賦涓水溫其胷陳張種與沈燃書虎丘山者吳之神秀也○趙曰溫滌也舊注引南都賦涓水溫其胷本言水流如溫滌地之曾雲之峻注曾積也○彥輔曰庚肩吾山詩曾雲靈峻嶺○師曰曾雲杜詩通作脣即雲霧之重疊而起泰山出雲須臾遍太虛而曾雲今言溫胷生曾雲則惜言雲之潤氣溫滌人胷也陸機文賦有爲兩以其有功於民故祀之雲

決眴入歸鳥

鄭曰眴前眴切生于山人登山故雲溫其胷

右按子虛賦稱射藝之妙所中者必决裂其目皆也老子美望嶽以言觀覽之遠據决其目力入飛鳥之羣與射了無相干明矣○趙曰皆目睫也音牆細切按子虛賦本言射而决裂獸取好字穩則借用之蓋决眴入歸鳥則人目皆决裂入鳥之歸處言所望之遠也○王逢原曰皆目眴也歸鳥入林決去其皆乃能辨之蓋言山高若此

覽衆山小

洙曰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

道屈曲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明始從穴中視天窮也○師曰登臨山之絕頂俯視衆山其培塿歟衆山知尊乎大丘衆流知宗乎滄海當安史之亂僭稱尊號天子蒙塵其朝宗之義爲如何甫望嶽之作未章云一覽衆山小固知安史之徒乃培塿之細

會當凌絕頂

者又何足以上抗
巖巖之大也哉

望嶽

南岳配朱鳥秩禮自百王

洙曰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衡山釋山又云霍山爲南岳衡之山有兩名南岳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衡山不得爲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有名之斯不然矣衡山一名霍山言萬物霍而太史應劭曰風俗通曰岳者稱考功德黜陟之故謂之岳四方皆有七宿各成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謂之朱鳥七宿也書望于山川注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故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子男○趙曰荊州記曰衡山者五岳之南岳也今云配朱鳥者朱鳥南方之宿也秩則尚書咸秩無文之秩秩者等也所講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是已等秩之禮其來久矣故云自百王

吸領地靈

江文通雜擬詩斂吸鵠雞悲注云猶俄傾也

半炎方邦家用祀典

趙曰王孫四子講德論洪洞助天言天地之祥光洪洞相通明朗於天也

在

德非馨香

洙曰五岳巡

皆載祀典

洙曰寥有虞今則亡

自戰

國縱橫而巡守之禮云矣有治

一巡狩

治

廿網行邁越瀟湘

洙曰

出

趙曰難逢日麗以望其峯於日如渴也蓋如渴雨之渴

日

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峯

洙曰

尊峯峯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嶧相望

洙曰祝融峯名也朱陵祝

名也

勤紫蓋石菌芙蓉所謂五峯也爭長言相峙而立有如爭長也

趙曰考衡山記有芙蓉峯紫蓋峯石門峯而韓退之詩曰紫蓋連

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則又有天柱

名也

峯祝融峯爲五峯舊注以朱陵補之非也

朱陵補之非也

恭聞魏夫人羣仙

名也

夾翶翔

洙曰魏夫人神仙也主衡山○夢符曰右按真告南岳

坐西起南向東行太和靈嬪上真太夫人右十五女真東坐北起

南行上真司命南岳夫人即魏夫人也○田曰夫人諱華存字賢安晉司徒舒之女也幼純讀書喜神仙其後四仙人降車從鮮盛夫人旣與仙者遊盡傳其秘術咸和八年終壽八十二舊說以謂君授夫人青瓊之板丹錄之文治南岳

君授夫人青瓊之板丹錄之文治南岳

有時五峯氣散風

名也

如飛霜牽迫限脩途未暇杖崇崗

洙曰言爲行邁拘阻

未暇策杖而登崇崗

白鹽山

卓立羣峯外蟠根積水邊他皆任厚地爾獨近高天
白榜千家邑

趙曰三言縣額以白爲牌耳

清秋萬古船詞人取佳句

刻畫竟難傳

趙曰欲以佳句傳詠白鹽之狀雖加刻畫終難傳播所以重言於難措辭也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累土爲山一匱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冕
甌甌甚安矣旁植慈竹蓋茲數峯欽岑嬪娟

宛有塵外數致乃不知興之所至而作是詩

一匱功盈尺

朱曰論語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尺而已匱住匱土籠也及盈尺一尺而已

三峯意出羣

朱曰猶華岳之二峯也○趙曰華山記有云其二峯百上晴霧可睹舊注云直云猶華岳之三峯非是焚香甌甌非謂

野幽處欲生雲慈竹春陰覆香爐曉勢分

朱曰廬山香爐峯也

望中疑在

惟南將獻壽

朱曰詩如南山之壽

佳氣日氛氲

師曰陸機本草疏云南方生子母竹今慈竹是也又謂之孝竹漢章帝二年子母竹生白虎殿前時謂之孝竹羣臣作孝竹頌子美此詩序云累士爲山代彼朽木承諸焚香甌甌非謂

廬山香爐峯也

江河

陂池溪潭附

古詩九首

律詩十二首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鮑曰天寶十五載乙亥祿山陷京師公徒步避寇鄜州三川縣有是詩時七月也

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陸

朱曰華原屬京兆郡後魏置北雍州西魏改爲宜州又置北也

郡尋改爲通川郡武德初復置通州罷郡

北上惟土山連天走窮谷火雲無

時出飛電常在目

朱曰一二云出無時○趙曰夏雲謂之火雲

扇火雲赫而四舉也

自多窮岫雨行潦相移蹙

鄭曰上呼回切相輶

扇火雲赫而四舉也

窗而
相移

翁荀川氣黃

鄭曰上音烏下口答切又音溢匝也○趙曰翁荀則氣之翁荀

羣流會

空曲清晨望高浪忽謂陰崖踣

鄭曰蒲比切○朱曰郭侯詩高浪駕蓬萊○趙曰長

笛賦云惟鍾籜之奇恐泥竄蛟龍乃計切
生乎千終南之陰崖

朱曰海賦云狐讐登危而雍容

枯查卷拔樹礪魂

鄭曰查士街切礪洛罪魄口罪切不平也

共充塞聲吹鬼神下

趙曰礪魄石也聲吹言其聲之吼

勢閱人代速不有

萬穴歸何以尊四瀆

朱曰海賦江河既道萬穴俱流○薛曰右按爾雅江河淮濟是為四瀆者有發源

而注海者也○趙曰公討作於離

亂之中意在衆所歸往以尊王也

覆漂沙折岸去

鄭曰漂匹妙切浮也○朱曰海賦飄沙碧石蕩鱗島濱

漱壑松柏禿

朱曰海賦漱壑生角選沈涼漱陳根

三千六百之軸海賦狀如天輪膠矣而激轉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

凌破山門迴斡到地軸

朱曰春秋括角選沈涼漱陳根

漱壑松柏禿

宿應沉數州沒如聽萬室哭

朱曰江賦禹汎六州之域穢濁殊未

清風濤怒猶蓄

朱曰海賦於是鼓怒溢浪揚浮江賦乃戢怒而作濤

何時通舟車

朱曰漢武筭及舟車○昱曰記中庸云舟車所通蓋言德之所及者遠而原叔以筭及舟車釋之非矣○師曰南北相隔舟車不通而云何時者厭亂願治之辭也

陰氣不殄黷

鄭曰上千敢下徒小切垢黑也○趙曰何時得水落而舟車可通且滌氣開朗而不

浮生有蕩汨吾道正羈束人寰難

容身

趙曰舞鶴賦歸人寰之喻甲○師曰謂當兵革擾攘吾道拘而不得馳武夫悍卒正得志之秋人寰難容自身天地雖大若無

所往

石壁滑側足雲雷屯不已艱險路更跔

渠玉

切促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

朱曰魏文帝雜詩欲濟河陸機詩怨彼河無

梁引領望大川

林王康琚反招隱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

屈原荅漁父云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

舉頭向蒼天安

得騎鴻鵠

趙曰陸士衡擬西北有高樓云思鴻歸鴻羽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東山氣濛鴻宮殿居上頭

趙曰東山驪山也在長安之東北望雲陽悉見山阜之形而相故云氣濛鴻

君來必十月樹羽臨九州

朱曰湯泉溫泉也山上又有宮殿天寶

中肯以十月幸之樹羽立羽葆蓋也○趙曰言溫湯也長安志云開元後玄宗每歲十月幸溫湯歲盡而歸詩崇牙樹羽○彥輔曰立葆羽也江淹詩有云君王澹以思樹羽望楚城

陰火煮玉泉噴薄漲巖幽

朱曰溫泉

也海賦陽水不治陰火杳然○修可曰博物志云凡水有硫黃其泉則溫故云陰火于咸池

空中樓

朱曰山海經大荒之中腸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又曰有七子名曰羲和浴日於甘泉又曰日拂于扶桑出於閬風蘋西曰玄圃臺北曰崑崙宮○趙曰崑崙一名閬風其羲則周穆王欲車轍馬迹遍天下之意謂之欲眞搜蓋言乘輿自驪山而出若將訪崑崙而遊廣原也

延賓搜

朱曰大人賦登閬風而逕集莊子廣莫之野廣原崑崙東北脚名也○覽範曰神異經崑崙三角北曰閬風蘋西曰玄圃臺北曰崑崙宮○趙曰崑崙一名閬風其羲則周穆王欲車轍馬迹遍天下之意謂之欲眞搜蓋言乘輿自驪山而出若將訪崑崙而遊廣原也

沸

朱曰一作拂

萬秉動觀水百丈湫

朱曰前漢郊祀志秋淵祀朝那注水清散可愛不容穢屬龍之所居○趙曰鮑

幽靈新

朱曰一作靈湫新

可佳王命官屬休初

明遠蕪城賦歌吹

佛天言其聲之多

朱曰一作

可佳王命官屬休初

聞龍用壯

朱曰大壯九三小人用壯

壁石摧林丘

朱曰郭緣生述征記巨靈擘開華山謝惠連詩

倒懸瑤池影

朱曰漢郊祀志谷永云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

中夜窟宅改移因風雨秋

朱曰窟穴改而移天台山賦序靈仙之所窟宅

林丘落雪洒

中夜窟宅改移因風雨秋

朱曰郭緣生述征記巨靈擘開華山謝惠連詩

倒景而開軒海賦瑰琦之所窟宅廣雅曰景在下曰倒景○

趙曰此以狀湫之深廣險激公詩又於過麗山之下曰瑶池氣鬱律舊注引到景以證百懸非是

倒景

朱曰倒景也太白注云倒景於重溟張協七

味如甘露梨挿弄滑且柔翠旗淡復蹇

朱曰九歌正旗

復蹇

朱曰倒景也太白注云倒景於重溟張協七

蹇將憺兮壽宮杖秉七發旌旗偃蹇是相如建翠華之旗注以翠羽爲旗上葆也火人賦掉指喬以偃蹇又云蜩蟬偃蹇○趙曰蒼江當作滄浪賦結輶青郊路迴瞰滄江流挿弄

出郭璞賦挿弄灑珠滑且柔取周禮柔而滑

薛曰右按楚詞東皇太一曰靈偃蹇兮姣服又大司命曰東回風兮載雲旗二章岳原之所作也

雲至車紛少留

溟

朱曰漢武帝簫鼓鳴芳發棹謳頌延年笳鼓震溟州

異香決漭浮

鄭曰決烏丸切漭模助切○朱曰木

玄虛海賦決漭泞七啓入乎決漭之野謝玄暉晨光復映漭張平子決漭無疆劉伶決漭望舒隱

蛟人戲微

一作徵

絹

朱曰吳都賦泉空潛織而卷絹注云鮫人織輕絹於泉室出以賣之○趙曰蛟人水居南海之外有之善織絹

見海

曾祝沈豪牛

魯曰穆天子傳賜文山之民豪牛豪馬

百祥奔盛明

朱曰

書作善降之百祥

古先莫能儕坡陁金蝦蟆

魯曰相如哀二世賦登陂陁之長阪

出見蓋有由

曾曰小說有人夜見林中光屬天上如月迹而時之有一金皆蝦蟆○趙曰唐五行志有載蝦

蟆色如金者或云驪山上古碑載之矣

至尊顧之笑王母不遣

一作收肯曰

亂飄飄青瑣郎

朱曰漢武帝說相如大人賦飄飄有凌雲氣初秦漢別給事黃門之職後漢併爲一官故

有給事黃門侍郎掌從左右給事中使開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玉就坐日暮入對青瑣門拜故謂之夕郎宮闈簿曰青瑣門在南宮衛瓘注吳都賦曰青瑣戶邊青鏤也范雲寺有云攝官青瑣門

文采珊瑚鈞

朱曰西域傳蜀賓國出珊瑚本草云生海底枝何狀明潤如紅玉○蘇曰相如見枚叔文謂

友人曰始珊瑚之鈞瑣與之器非世間尋常所見也○趙曰以明也終又叙給事文章收功之意

漢波行

趙曰漢音美士大夫非西人者多讀爲于亮切乃蕩漾之漾遂使畱畱書一本直作漢波行深誤李者按長安志漢波在鄆縣四十道

志云波魚甚美因名之

岑參兄弟皆好奇撫我遠來游漢波

師曰揚雄言馬遷好音蓋遷之性好周游天下今岑參兄弟撫我來

天地黯淡忽異色

朱曰王粲登樓賦天

周游天下今岑參兄弟撫我來游漢波豈非若遷之好奇也

波濤萬頃堆瑠璃

朱曰西域傳蜀賓出瑠璃孟康曰瑠璃青色如玉師古曰魏晉書

綠色而無色

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緲紅紫十種琉璃孟言青色不博
通也比蓋自然之物也○蘇曰王筠詩曰扁舟泛西沚衝破碧琉璃
便升見此琉璃漫汎泛舟入

琉璃漫汎泛舟入

朱曰張平子賦布濩漫汎汎梁簡文叱水淨琉璃○趙曰後

漢黃叔度汪汪如万頃陂也惟琉璃言其色

之青瑩耳水如瑠璃則爲可愛可以泛舟矣

事殊興極憂思

集蠶作鯨吞不復知

蘇曰徐陵江行鯨鯢湧波蠶蛟作浪○朱曰詩中谷有蒲發貝泣矣何嗟及

嗟及矣張季膺詩謳吟何嗟及

主人

錦帆相爲開

朱曰隋煥帝以錦爲帆○修可曰陳舟子喜

甚無氛埃

朱曰詩招舟子郭璞江賦舟子於是觸掉涉人於是橫榜○趙曰沈休文詩夜静城氣埃无氛埃則又

做魏都賦風无纏埃也前以天也黯淡而游者直多今以尤氛埃而憂者喜不亦宜乎

鳬鷺散亂棹謳發

朱曰詩廣陵渡青草湖詩曰平湖錦帆張

管咽秋空翠來

趙曰公使漢武帝秋風辭蕭鼓鳴兮發棹歌絲

嘶而悲鳴棹歌發則喧矣故鳥驚驚而散亂空翠來則晴矣故絲管乾而咽啾沉竿續蔓深莫測萎

葉荷花靜如拭宛在中流湧解清

朱曰詩蒹葭宛在水中

浸山動影裏穿冲融間

朱曰木云渤海賦中融混養

際寺

還雲際宿孫綽山鎔飛宇雲際郭璞江賦詠採菱以扣舷

也舷胥水面月出藍田闕

趙曰雲際山名在鄆縣東南有大定

也舷胥此時驪龍亦吐珠

朱曰莊子列御寇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驪驛莊子曰河上有家

貧持葦蕪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鋸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舎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夢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

馮夷擊鼓羣龍趣

朱曰謝惠連雪賦馮夷鼓蚌

建洛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歌大人賦使靈燭鼓琴而舞馮夷莊子大宗師馮夷得之以游大川釋文司馬云清冷傳曰馮夷華陰

漳鄉隕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又一
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溺死一云渡河溺死

湘妃漢女出

歌舞

朱曰曹子建神女賦從南湘之二妃堯女英以舜南巡不反自沉湘而死故

舞

舜二妃堯女娥皇女英以舜南巡不反自沉湘而死故

漢上游女

金支翠旗光有無

朱曰前漢禮樂志金支秀華

前漢禮樂志金支秀華

張晏

朱曰金支百二

十支秀華中主有華豔也文頴曰折羽爲旌翠羽爲之也臣瓊曰樂上衆飾有流翫羽葆以金爲支其首數散若草木之秀華也師

古曰瓊說是司馬相如曰建翠華之旗梁元帝檄文建翠鳳之旗北齊祖孝徵翠旗臨塞道

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

朱曰漢郊祀歌靈之車結玄雲靈

下又東風飄芳神靈雨○趙曰蒼茫荒寂之

狼已具前篇舊注引歌靈之車結玄雲靈

初至以天地黯淡而愁既而晴無氛埃則可以縱游而樂也○

明曰君子遇憂則憂遇樂則樂俯仰屈伸任運而已詩家體格其抑揚頓挫大抵若此首叙罷作鯨吞之可憂中叙鳥驚菱荷與夫

湘妃漢女之樂末嘆哀樂相半故曰向來

哀樂何其多凡遣辭命意常以此爲法也

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朱曰漢武秋風辭歡樂極以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趙曰秋風辭歡樂

間初至以天地黯淡而愁既而晴無氛埃則可以縱游而樂也○

明曰君子遇憂則憂遇樂則樂俯仰屈伸任運而已詩家體格其抑揚頓挫大抵若此首叙罷作鯨吞之可憂中叙鳥驚菱荷與夫

湘妃漢女之樂末嘆哀樂相半故曰向來

哀樂何其多凡遣辭命意常以此爲法也

少壯幾時奈老

朱曰漢郊祀歌靈之車結玄雲靈

之來先以兩九歌云雲蒸霞蔚兮左

漢波西南臺

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冷

明日六月此臺獨以水氣通人也

蒹葭離披

去天水相與永

朱曰謝靈運云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

天與水違行訛相與字多矣

懷新目似擊

朱曰謝靈運詩懷

如長笛賦乃相與集乎其庭

接要

一作接惡○鄭

見溫伯雪子自擊而道存

接要

曰要於消切

心已領

朱曰陶潛

詩醒醉還相笑

彷彿識鮫人

朱曰搜神記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寢繒績其人能泣

珠海賦彷彿其色又其恨則有天琛水怪鮫人之室郭璞鮫人構館乎懸流曹植弄珠蚌藏鮫人

朱曰廣雅曰虹二百斛以下曰艇其形徑艇一人二人所乘行也

趙曰鮫人南海之外有之泣則成珠善繒絹彷彿鮫人言其

深廣若有鮫人在其中也空蒙出謝玄暉朝雨詩

空蒙如薄霧言若無而空若有而蒙也蒙即蒙字

錯磨終南翠

朱曰終南白閣並山名終南五經要義云終南

以爲終南山藩岳關中記曰其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之中都之南故曰中南毛詩亦云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福地記云其山東接

顛倒白啞影

朱曰終南白閣並山名終南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名太一漢書曰太一山古文

驪山太華西連太白隴山北去長安八十里南入楚塞連蜀東西諸山周回數百里名曰福地辛氏三秦記長安西可二百里南山石室名曰地肺可避洪水秦時四皓亦薦於此山

酋翠增光輝

珠曰一作陰西都賦嚴峻嶮酋翠。鄭曰酋

自秋切

乘凌惜俄頃

珠曰謝靈運詩恒充俄頃用

勞生愧嚴鄭

珠曰

山峻見

乘凌惜俄頃

珠曰謝靈運詩恒充俄頃用

勞生愧嚴鄭

珠曰

鄭子真也嵇叔夜幽憤詩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蘇曰嵇中散芳生蹤跡甚愧嚴陵子真耶修可曰嚴甚冥父幽而不改其操鄭子真不屈其志耕於巖石之下

外物慕張邴

珠曰張良邴原也謝靈運詩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趙曰

世復輕驛駘吾甘雜蠹鼯

鄭仁上烏

那曼容免官養志自脩

世復輕驛駘吾甘雜蠹鼯

珠曰謝靈運辭病豈事無可得而立

事莫止

珠曰言知所歸宿則此俗可勿

趙曰重漢出不我知而輕驛駘之駿

則欲隱居於坡上焉。倪曰范蠡曰吾先君魚鼈之與處其鼈履之與同者公

身退豈待官

珠曰謝靈運辭病不待年

老來苦

趙曰蓋言身欲求退不必待於爲官之後舊注引謝病不

便靜待年混亂之矣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便靜字出謝靈運云拙疾相倚薄還

况資菱芡足

鄭曰芡巨臉切說文云雞頭也方言曰南楚謂

得靜者便便音平聲

况資菱芡足

鄭曰芡巨臉切說文云雞頭也方言曰南楚謂

之羅頭北燕謂之之荅青徐淮謂之芡茟茟營隻切

庶結茅茨廸

鄭曰茨疾貧切

從此具

扁舟彌年逐清景

趙曰菱菱角也芡雞頭也皆波中可食之物也范蠡乘扁舟泛五湖

南池

崕嶧巴閬間所向盡山谷

希聲曰巴閬蜀中二州也巴閬間山多險阻故云云

安知

有蒼池萬頃浸坤軸

余曰張華博物志曰崑崙東北地轉下有八玄幽都方二十餘萬里地下有四千六百軸互相牽也

呀然閬城南

晁曰呀虯加切張口貌

枕

作控

江腹芰荷入異縣粳稻共比屋

珠曰堯比屋可封

皇天不無意

作

美利戒止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清涼多衆魚

蘇曰郭元澤近舍溪岸有磧石可坐卧兼喬木蔽日時曳履投竿不知塵事

獨歎

楓香林春時好顏色南有漢王祠終朝走巫祝歌舞

珠曰潘安仁寡婦賦作神宇之寥寥瞻靈衣之披披

荒哉舊風俗高堂亦明

散靈衣

珠曰潘安仁寡婦賦作神宇之寥寥瞻靈衣之披披

高堂亦明

王愧魄猶正直不應空波上縹渺親酒食淫祀自古

昔

趙曰左傳非所祭而祭名曰淫祀

非唯一川瀆干戈浩茫荒地僻

傷極目

朱曰楚詞目極千里傷春心

平生江海與遭亂身房促

朱休曰沈休

傷窮促

文纓佩空爲忝江海事多違古詩蟋蟀傷窮促○趙曰漢景帝局促如轍下駕駐馬立江中借問漁舟客征戰何時停我亦十福者多矣豈特此一川瀆而已哉有道之川鬼神無所施其靈響甫傷世亂而祀典不舉固有淫邪之祭則云干戈浩茫荒地僻傷極目局促不得騁之貌漁舟泛泛煙波之上得以自由甫謂平生有五湖之興今羈束亂世而不得騁是以駐馬問漁舟而少有所慰者也

萬丈潭

同俗縣作

青溪合冥冥神物有顯晦

趙曰謝莊詩青溪如委黛神物指言龍也有顯有晦許慎所謂

能幽能明者也晉劉琨賦曰大哉龍之爲德變化屈伸隱則黃泉出則升雲

龍依積水蟠窟厭

厭萬丈內

朱曰天台賦臨萬丈之絕冥張景陽流澗萬餘丈

跔步凌垠堦

朱曰西京賦承巫固之

中前後元有垠堦淮南子出於無垠堦之門跔渠六切堦逆各切

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

寬却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

無

朱曰顏延年踐華因削成

倒影垂澹瀨

朱曰一依賴天台賦序或倒影於重湧○蒼舒曰右按前漢郊祀谷永曰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乘輿輕輿陟遐倒景覽觀縣圃浮遊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注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昭故其景倒○鄭曰

鄭曰倒

黑知

朱曰一作又如

溟深底

朱曰環音還

清見光烟碎孤雲到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

朱曰一作帷

帳

朱曰陸士衡密葉成翠幄天台賦踐莓苔之謂石

木壘旌旆

修可曰康協終南行楓丹杉碧壘旌旆立旆

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

朱曰天台賦卒

發興自我輩告

朱曰天台賦卒

寒

朱曰天台賦卒

瀨

鄭曰嵌

衛切

造幽無人境

朱曰戰無人之境

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閉藏脩鱗蟄出入巨石礙何

事炎天過快意風雨會

朱曰兩
一作雲

泛溪

落景下高堂進舟泛廻溪

朱曰謝靈運詩
對嶺林廻溪

誰謂築居

小朱曰謝靈運詩
小
闢險築幽居

未盡喬木西

朱曰詩南
有喬木

遠郊信荒僻

秋色有餘寥練練峯上雪

馬曰練練
白兒也

纖纖雲表霓童

戲左右岸

朱曰岸一云峯一云兒童戲左右謝靈運詩
岸趙曰上言西山峯上之雪承秋色之後而言雪

弋畢提携翻倒荷芰亂指揮逕路迷

朱曰謝靈運詩
覽路塞密竹使逕

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感故蹊。趙曰莊子曰畢弋多鳥亂於上網罟之畢也以言兒戲至尽撫網罟畢弋以取鳥今謂畢提携者乃是畢取魚鳥。師曰恐小兒之迷道故指揮之。

得魚已割鱗採藕

趙曰龍陽君以得魚棄前魚爲

不洗泥人情逐鮮美物賤事已

一作迹

睽

趙曰龍陽君以得魚棄前魚爲

吾村靄暝姿

程曰言日已黑矣

異舍雞亦棲蕭條欲何適

朱

醪自初熟東城多鼓鼙

蘇曰應蒙過溫水見孟嘉問曰向
高嘉曰欲歸東城濁酒狂歌度此

拔耳蒙曰今狼虎滿野鼙聲多我輩無措手足矣右詩云暮出
城東路鼓鼙愁殺人。趙曰此言濁酒幸自初熟可以俱宜安郊
村之興亡東城之多鼓鼙乎濁醪出魏都賦清醸如
癮濁醪如河。師曰東城多鼓鼙言祿山亂范陽

溪漲

當時浣花橋溪水纔尺餘白石

一作月

明可把

朱曰艷歌行云水清

石自見。趙曰水之清淺而石可見也詩白石鑿鑿江流至清之所也其浅可涉故中有行車甫有宅在焉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陶潛吾亦愛吾廬

蛟龍亦狼狽况是鼈與魚

朱曰發說濤

云其旁依而奔起也。六駕蛟龍附從，大白又云橫暴之極魚潑鼈失勢。趙曰：狼與狽本二獸名，半其身相附而行，苟失其一則無虞矣。故倉皇失據者謂之狼狽。師曰：岐龍喻君子，魚潑鼈喻小人。

茲晨已半改歸路，跬步踈馬嘶。

趙曰：跬音立，弭反舉一足也。與頤同荀子云：前不精跬步，無以致千里。逢原曰：半步曰跬。前出之道也。

有深填淤。

衣壘切。西曰：前漢溝洫志云：眞於反壤之害，顏師古曰：填淤謂壅泥也。○師曰：君子遇險而止此處亂。

青青屋東麻，散亂床上書。

蘇曰：陳隋亂後歸中條與案蒙塵，床書散亂鄰里。元琳書曰：窈牖網蜘蛛，凡零替溷然不聊生意。

都市間晚憩，必村墟。

趙曰：言晝日遊成都市，魄必憩意於村墟。村墟指言草堂也。

久行客終日思其居。

太平寺泉眼

招提憑高岡。

出泉枯柳根，汲引歲月古石間。

門見海眼。

丈尺間宴息，敢輕侮青白。

一作

一小蛇。

幽姿可時覩，如絲氣或上。

一作

爛熳爲雲雨。

比風起寒文，弱藻舒翠縷。

舒一作勝。

明漪客衣淨，細蕩林影趣。

當宅下流餘潤通藥圃，三春濕畫精。

一食生毛羽。

朱曰：嵇康書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可信。黃精之長生，太陰之草也。鈎物入口立死，人信鈎之殺人，不知黃精餌之益壽，不亦惑乎？真誥云：衡山中有學道者，張禮正治明期二入，禮正以漢末在山中服黃精顏色丁壯，常如年四十時後，東雲升天。今在方諸廳室爲上仙。趙曰：鑿井自山頭至山下，皆石而已，不能窮盡，至有十處也。鑿井之難如此，而得泉眼爲可美。

佛經每以
牛乳供僧

長江二首

衆水會涪萬

朱曰涪萬峽中二郡名

瞿塘爭一門

朱曰瞿塘三峽之門

宗人共挹

朱曰禹貢江漢朝宗于海也彼盜賊者曾水之不若爾

盜賊爾誰尊

朱曰言水之歸海如人之奉君勢不可移朝宗所共挹取若盜賊者敢犯順爲不義將欲使誰尊爾乎舊注謂盜賊曾水之不若失詩本意

孤石隱如馬高蘿垂飲猿

師曰唐子輿字洛師父咸出守巴西而卒子輿奉喪歸巴東有浮蕩石高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纏如馬次有瞿塘大難行旅忌之子輿折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安流而行古樂府又作淫豫南史又作瞿塘不知孰是並錄之接緣蘿垂布飲水

即飛翻

趙曰言波浪飛翻而流去歸心飛翻未便得往

浩浩終不息乃知東極臨

朱曰一作深。趙曰言水之必東

衆流歸海意

萬國奉君心色借瀟湘閣

趙曰瀟湘在潭州三峽之水下入洞庭與瀟湘相遠故云色借

也聲驅灔澦深

一作沉未辭添霧雨

趙曰江海不讓衆而以爲大雖霧雨之微

亦可添接上遇

朱曰一作過

衣襟

趙曰舟中之人接於其人則先經過於衣襟間也此是微雨而

其事耳

瞿塘兩崖

三峽傳荷處雙崖壯此門入天猶石色

趙曰兩面壁立而高插天

水忽雲根

趙曰雲根亦以言石傳云五岳之雲觸石而出其後唐人多使雲根字以名石

猱古

朱曰玃猱俱縛切搏也

蛟龍窟宅尊

朱曰江賦琨奇之所窟宅

義和冬馭

朱曰

一作近

朱曰天台賦羲和亭午

愁畏日車翻

趙曰淮南子注云日乘驥公以山之高故日去之近然冬日景短故畏其車翻去李尤歌曰安得猛士翻日車

瞿塘懷古

新添

鄭曰寰宇記夔州瞿塘在州東一里

西南萬壑注効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

削成當白帝

朱曰蜀魚復縣公孫述更名白帝自後爲重鎮東之峽夏后跡鑿

雖美

朱曰郭景純江賦巴

陶鈞力大哉

灔澦堆

巨石水中央

朱曰蒹葭宛在水中央

江寒出水長沉牛荅雲雨

朱

沉牛以荅神脫如馬戒舟航

朱曰出說灔澦如馬瞿塘莫下言其險絕蘇曰三巴錄

灔澦如象舟船莫上灔澦如馬舟船莫下長年三老常以此候之張華詩云象馬誠可驗波神亦露機永叔以爲絕唱有包畜之法

天意存傾覆神功接混茫

朱曰莊子繕性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

朱

戈連解纜行止憶垂堂

朱曰袁盎傳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墮也趙

曰干戈之变解纜之危二者相連可不慎乎

灔澦

詩中

主

灔澦旣沒孤根深

朱曰灔澦如馬瞿塘莫上此峽人以灔澦爲水候也既沒則尤

張不可下矣○夢符曰右接古樂府灔澦作望頌其詞曰望頌大如服瞿塘不可觸金沙浮轉多桂浦忌經過

西來水

多愁太陰

朱曰言陰氣太盛也江天漠漠鳥飛去風雨時時龍一

吟舟入漁子謫迴首

朱曰海賦府人漁子江賦舊人漁子趙曰龍吟未必可聞而水之深積想其

如此佑客胡商淚滿襟

蘇曰南海有烈婦夫戰死行哀水畔胡商客見之皆泣下遂投水

而死今有廟焉劉非熊作記予親見灔澦

之令張不行則帶留行則憂心傾沉之患此所以泣也

寄語舟

航惡年少休翻鹽井橫

朱曰一作撕○鄭曰黃金蜀都家有鹽井之泉

渡江

春江不可渡

蘇曰河記曰春江桃花泛張吾弟舟重不可迅渡恐風浪驚兒女輩朱曰顏延年云春江莊風濤蘭野

二月已風

濤

朱曰顏英○尹曰顏詩正此之謂也

舟楫斜欹疾

朱曰一作甚

魚龍偃卧高

趙曰以水漲爲便也

諸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

趙曰非時而已着一兼字可

白花如素錦而已着一兼字可推見其意古詩青袍似春草

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

朱曰耳一作具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使君

新添

宿雨南江漲

波濤亂遠峯孤亭凌噴薄

朱曰目直氣森實薄注

萬井逼春容

趙曰記注春容謂重繫鍾也

今公借言水若繫鍾之狀

霄漢愁高鳥

黃曰鳥愁言不得其食

泥沙困老龍

蘇曰吳僕老龍失勢暫困泥沙

天邊同客各驚

我豁心曾

又一首

轉驚波作怒即恐岸隨流

頗有杯中物還同海上鷗

莊子列子海上人好鷗鳥其父欲取

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

關心小剗縣傍眼見楊

詩中十六

州爲接情人飲朝來減片愁

又呈竇使君

新添

向晚波微綠連空岸脚青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醒
漂泊猶盃酒踟躕此驛亭相看萬里別同是一浮萍

江漲

江發蠻夷漲

朱曰蜀水之源皆出夷地

山添雨雪流大聲吹地轉

朱曰海賦又以地軸拔挺而爭迴

高浪蹴天浮

朱曰海賦浮天無岸游仙詩高浪駕蓬萊

魚鼈

爲人得蛟龍不自謀

朱曰七發構暴雨之極魚鼈失勢

輕帆好去便吾道付滄洲

朱曰公以道之不行故有乘桴之意

江漲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

蘇曰李舟居淫水上讀書對

絕賓客一日淹張兒童報

急流至胡怡然自若整卷儿上書徐徐而出人皆服其量

下牀高數尺倍杖沒中洲趙云

鮑明遠詩倚牋牧雞豚

細動迎風鶯輕搖逐浪鷗

漁人繁小楫容

易技

珠曰歧一作捩船頭

臨邑金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一儀積風雨百谷漏波濤

珠曰老子江海爲百谷王謂當職司水之官

聞道洪河拆

遙連滄海萬職司憂悄悄

珠曰謂當職郡國訴嗟嘆

珠曰駁敷吉也舍弟卑棲邑

珠曰仇覽爲主簿人謂之柄鷺於荆棘言位職卑下

防川領簿

曹

珠曰堤芳也

尺書前日至

珠曰韓信傳咫尺之書

版築不時操

珠曰以版

築夾土而築也書得傳說於版築之間

難假鼈鼈力

珠曰江淹方駕以亢鼈鼈爲梁○趙曰以謂无是

物爲橋梁也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東至于九江此鼈鼈以爲橋梁舊注所引不知本始

空瞻烏鵲毛

珠曰淮南子烏鵲填河

燕南吹畎畝濟上沒蓬蒿

珠曰泛濫至於燕南濟上皆漂沒也

螺蚌滿近郭蛟螭乘九臯

珠曰泛溢故螺蚌在陸蛟螭在霄漢

徐關深水

府碣石小秋毫

珠曰徐關碣石皆池名書碣石入于海○張天寃曰徐關尽成水府碣石山爲水所沒其

細如秋毫

白屋留孤樹青天

珠曰一作雲

失萬艘

趙曰白屋已漂矣唯孤樹存焉下句

言万艘乘張速去於青天長遠之間須刻之中望之若失矣

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

珠曰山海經曰東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屈盤三千里名曰蟠桃○趙曰蟠桃正在齊地東海度索山故因水漲可以涉身望之

也倚賴

珠曰一作却

天涯釣猶能掣巨鼈

珠曰龍伯國大人一鈎六鼈○趙曰

列子言龍伯之國人一舉釣六鼈○師曰甫意以此職司大手又能治河邑之所恃賴也故云云

天池

天池馬不到

珠曰天池山上池也

嵐壁鳥纏通

蘇曰宋玉望江山詩嵐壁立萬仞鳥涇人莫

通百湧青雲杪曾波白石中

珠曰楚辭眇視目曾波詩白石磷磷

鬱紛騰

秀氣

朱曰陸士衡
糾撲游子情

蕭瑟浸寒空首對巫山出

朱曰一作
巫

兼

疑夏禹功魚龍開闢有

趙曰言其所
有之最遠

菱芡古今同

朱曰

一作豐
豊聞道奔雷黑

趙曰選賦有
云電檄雷奔

初看洛日紅

朱曰日出於
陽谷浴於咸

池

飄零神女雨

朱曰高唐賦
暮爲行雨

斷續楚王風

朱曰宋玉賦楚
襄王游於雲臺

宮

朱曰見自從
獻寶朝何宗

九秋驚鴈序

朱曰曹子建丹唇含九
秋南都結九秋之增傷

萬

里狎漁翁

朱曰一作樵童
故霸曰吾欲擊輕舟適浩蕩狎漁翁與鷗尔

欲問支機石如臨獻寶

更

是無人處誅勞任薄躬

趙曰公自言其身以引末句雖無人
之處可以下居其誅鉗草茅之勞任

責於微薄
之躬也

登白馬潭

水生春纜沒

朱曰吳志孫權傳注權爲戰士曹公說春水方
生公宜速去又諸葛瑾傳注吳錄曰曹操圍朱

然於江陵瑾以大兵救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
水城於上流瑾進攻浮橋直等退走瑾乃全師

日出野船開

宿鳥行猶去花叢笑不來人人傷白首處接金盃

朱曰言爲新知之所要也

莫道新知要

趙曰言爲新知之所要也

楚詞云樂莫樂於新相知

南征且未迴

朱曰宋
湘以南征就重華而陳辭

○師曰靈山玉臺皆閬州風景五岳西曰華山中曰嵩山凡名山大川鬼神之所扶持此山雖不與五岳之數安知鬼神不會於是甫愛閬中山水謂中原盜賊未平且暫居于此其後蜀中亂遂之吳楚

閬水歌

嘉陵江色何所以

洙曰嘉陵江源出散關而入于閬。趙曰使謝安石內集問諸子曰白雪紛紛何所似

石黛碧玉相因依

趙曰阮籍寒鳥照水更復春從沙際歸

巴童蕩槳歌側

過

薛曰古按廣韻將槳楫屬○趙曰所以搖楫之處古歌云艇子打兩槳者扶兩楫而來也

水雞街魚來

去飛閣中勝事可腸斷

蘇曰劉表曰故鄉勝事使人臨風對月回腸欲斷

城南天下稀

洙曰閬州城南有山極秀麗人謂之錦屏山○師曰地里志閬州閬中郡城臨閬水却據連崗

嘉陵江源出散關而谷流于閬其山水之色遠視如黛玉之相因依日照浪花春媚沙際殊可人意巴人善操舟嘉陵出美魚詩所謂南有嘉魚是也水雞銜魚來去飛蓋言魚多也城南有曰屏山錯麗如錦屏號爲天下第一故云閬州城南天下稀本朝前輩嘗

詠福唐詩云曉角吹殘十二枝春風樓閣酒旗飛杜陵未識三山好却道閬城天下稀蓋閬蜀同風故也

建都十二韻

非四

九

十

蒼生未蘇息

洙曰蒼生百姓也青海隅蒼生未蘇息言尚困于盜賊

半天議在雲臺上

洙曰後漢議功於雲臺

誰扶黃屋尊

洙曰黃屋天子車蓋

建都分魏闕

洙曰東人謂閬中父老也時明皇在蜀故云西極

下詔闢荆門

時孟子與齊王曰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洗之

恐失東人望

洙曰東方朔傳云願陳泰偕六符應劭曰泰偕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三階平則是謂大平天下大安

終愁萬國翻

洙曰翻謂翻覆也

牽裾恨不死

洙曰魏文帝欲遷冀州土以實河南辛毗

秦州雜詩十七首

居仁曰同作二十首二首見寺觀門一首見馬門。
鄭曰寰宇記魏初分隴右為秦州。師曰甫論房
追事縣華州司助屬關輔飢
舉呂去客秦州遂有此作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

帥曰因弟有此遊也

遲迴度隴怯

鄭曰

浩蕩及

朱曰作入

關愁水落魚龍夜

朱曰秦有魚龍川。蘇曰

十道志隴山

浩蕩及

朱曰

關愁水落魚龍夜

朱曰秦有魚龍川。蘇曰

十道志隴山

朱曰秦有魚龍川。蘇曰

倦遊錄云隴州地名魚龍出石魚掘地破石得之多鰐鯽之形鱗

鬣背具狀如倘畫魚龍古之陂澤也豈非魚生其中山頽塞久而

上凝為石遂留形迹耳此詩正謂隴川也。沈曰太平街覽載水經注有一水出天水縣西山人謂小隴山其水出五色魚俗以爲

龍而莫敢捕謂是水爲魚龍水

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趙曰時有吐蕃之亂

朱曰禹貢所謂鳥鼠同穴者是

州圖領同谷驛道出流沙

朱曰同谷縣名流沙地名。鄭曰

家馬驕珠汗落

趙曰傳玄乘輿馬賦流汗如珠

胡舞白蹄斜

朱曰蹄一

朱曰白題入貢莫知一人服虔曰白題胡名也

朱曰

年少

歸山獨鳥遲

蘇曰古詩有名鳥背山遲有歸林孤鳥遲何故

祖卷鳥山林遲工部頗得喚骨法。逸曰獨鳥

失羣之鳥萬方

朱曰戎馬之際天下皆有鼓角聲入方以武事為急

復之何地但死。趙曰孔子云吾道非耶莊子云乎何之

朱曰

吾

鼓角緣邊郡

趙曰此篇詠鼓角也

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

蘇曰當秋欲近之景則間鼓角為可傷矣

朱曰

吾

日殷盛也

風散入雲悲

趙曰言當秋欲近之景則間鼓角為可傷矣

蘇曰古詩有名鳥背山遲有歸林孤鳥遲何故

朱曰

吾

歸山獨鳥遲

蘇曰古詩有名鳥背山遲有歸林孤鳥遲何故

祖卷鳥山林遲工部頗得喚骨法。逸曰獨鳥

失羣之鳥萬方

朱曰戎馬之際天下皆有鼓角聲入方以武事為急

復之何地但死。趙曰孔子云吾道非耶莊子云乎何之

朱曰

吾

道竟何之

朱曰戎馬之際天下皆有鼓角聲入方以武事為急

復之何地但死。趙曰孔子云吾道非耶莊子云乎何之

朱曰

吾

復之何地但死。趙曰孔子云吾道非耶莊子云乎何之

朱曰戎馬之際天下皆有鼓角聲入方以武事為急

復之何地但死。趙曰孔子云吾道非耶莊子云乎何之

朱曰

吾

城上胡笳奏山邊漢節歸

荆曰言用兵以禦吐蕃也使蘇武特漢節事言通使於吐蕃尔

防河赴滄海奉詔發金徽

荅舒曰右按續唐通典羈縻州有金徽州隸振武軍也○趙曰

獸稀

趙曰旌字一本作林○鄭曰舍密隴右地名

那堪往來戍恨解繫城圍

珠曰鄴城史思明所據恨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

一作石

谷間無風雲半塞不夜月

臨關

趙曰今秦州有無風塞不夜城蓋亦後人因杜詩而爲之名也○田曰齊地記曰齊地有不夜城蓋古者有日夜中

照於東境故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爲號

珠曰蘇武歸漢為典名○師曰云不夜蓋取月明如晝也

歸國歸何晚

珠曰蘇武歸漢為典

樓蘭斬未還

珠曰傳介子傳先是龜茲樓蘭嘗殺漢使者

其封介子爲義陽侯

煙塵

珠曰一作獨

長望襄颯正摧頰

珠曰一作催

聞道尋源使從天此路回

珠曰張騫尋河源○趙曰時遣使

牽牛去幾許

珠曰博物志昔有人乘查泛河忽不知不晝夜至一處多見鐵女有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歸問嚴

君平君平曰某日客星犯牛女

宛馬至今來

珠曰見宛馬物肥春苜蓿注○逸曰宛馬每入貢置牧監于此

一望幽燕隔何時郡國開

珠曰時幽燕在賊境郡國未安寧

東征健兒

盡羨笛暮吹哀

珠曰士多死云哀讀氣形於羨笛

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叢篁在地碧萬柳半天青

珠曰叢篁低地萬柳半天是亦傷君子沉下位也公之命意多有如此者○趙曰此實道其景非議誚也○師曰竹有節喻君子柳質柔脆望秋先零○喻小人

稠疊多幽事

珠曰稠疊猶重疊○蘇曰陶竺幽居春來事亦稠兼眼前兒女閑人

喧呼閱使星

珠曰時亂民喜見使者故喧呼晉志流星天使後漢李詒指使星以視二使○趙曰播言往來使上

蕃者老夫如有此不異在郊壘

趙曰老夫若有此亭景則如在郊壘矣

雲氣接崑崙

蘇曰黃河記云雲氣浩漫遠接崑崙

渺渺塞雨繁

鄭曰渺渺替切羌

童看渭水

趙曰言吐蕃之兵窺觀渭水

使客向河源

珠曰張騫奉使西城尋黃河源○師

自比也。此句甫煙火軍中幕牛羊嶺上村所居秋草靜正閉

小蓬門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風

朱曰一作雲

低黃鸝翅垂雨

蒼苔寄曰右按丈

選黃鸝一遠則千里顧徘徊

蒼鸞飢啄泥

朱曰亦自傷也

薊門誰自北漢將

獨征西

趙曰薊門指安史言收復燕薊者誰也

不意書生

目

薛曰南史沈慶之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伐國而欲與白面書生輩謀事何由濟

臨襄厭

朱曰一作

鼓鼙

朱曰後漢皆有征西將軍

見

萬古仇池穴

鄭曰在成州

潛通小有天

朱曰世說仇池有地穴通小有洞中出神魚食

之者山小蘇曰趙德麟曰仇池小有洞天之附庸也王仲至謂余曰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石万山環之可以避暑如桃源

鮑曰按唐志成州同谷縣有仇池與秦城接壤修可曰引茅君傳大天之內有玄中洞三十六所第一王屋山之洞周回万里

名曰小有神魚人不見福地語真傳

朱曰仙經有福地鎮地皆以名山或

清虛之天

王三

洞府爲之夢符曰右按道書有一二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真誥

曰金陵者洞墟之膏腴腴句曲之福地履之者萬万知之者无一

內

經福地志曰伏龍之地在柳谷之西

金壩之右可以高酒金陵之福地也

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

泉

朱曰甫有卜居之意故云云

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

未暇泛滄海

收收兵馬間

塞門風落木

朱曰一云塞

所竹籍等注

客舍雨連山阮籍行多興

朱曰見遂令作放

踰櫛

朱曰見遂令謂東柯上詩所

龐公憇不還

朱曰見昔者寵德公注

東柯遂

朱曰一

踰櫛

朱曰東柯上詩所謂東柯谷者是也

休鑄

朱曰見昔者祖而技白髮乎即擲鏡鑄子曰造不行乘浮浮于海

東柯好崖谷不與衆峯羣落邀雙鳥

覽範曰落日喻暮年邀双

平分採藥吾將老童兒未遣聞

鳥言欲與妻

晴天卷

朱曰一作養

片雲野人吟險絕水竹會

子隱居于此

邊秋陰夕夕不復辨晨光

洙曰鮑昭詩晚星正作鶯

驚雨

淋漫山雲低度墻

蘇曰公由過友人舍問其墻

盤鵝窺

淺井

鄭曰水鳥不外生口吐其鵠正作鷺

上落蚯蚓

堂

洙曰深一作高鵠鵠箱淺井無食也蚯蚓上深堂言至穴中也

草長

蘇曰守劭守志讀書不隨鄉俗簾瓢自樂門庭草數尺長

魏文帝雨徵不起世目爲當世顏回。趙曰暗使張仲蔚

所居蓬蒿滿門寂无車馬事

地僻秋將盡

山高夜未歸

趙曰公

塞雲多斷續邊日少

光輝

洙曰江淹恨賦搖風忽起白日西匿龍鳴少飛岱云寡色

飛

洙曰鮑明遠詩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師曰說文曰檄

傳閭檄

芳零警急烽常報

薛曰右按前漢書長安匈奴大入烽火通於甘泉

傳閭檄

雞羽

謂之羽檄謂謂我舅者謂之甥然則亦呼婿爲甥孟子曰帝館甥于二室是也唐書賛普遣名悉蹕奉表言甥先帝舅顯親也

何得近天威

洙曰近一作汎天子侯祚命无下拜齊侯

曰天威不違顙咫尺

鳳林戈未息

魚海路常難

魯曰鳳林魚海皆地名

候火雲峯峻

洙曰烽候之火

懸軍幕井乾

洙曰懸軍謂路險阻縣之使下

也鄧艾伐蜀遜軍深入幕

一作

暮○夢符曰右按周官摯蠽氏掌摯蠽以令軍井凡軍事縣蠽以

序聚摯易曰井收勿幕。趙曰井收勿幕注井口曰收勿幕則勿遮幕之今公言軍旅飲井者乾而所幕

之井乾其懸示軍中之器以表此井也

風連西極動月過

北庭寒故老思飛將

洙曰李廣飛將

何時議築壇

洙曰漢祖築壇拜韓信爲

唐堯貞自聖

趙曰謂肅宗也。逸曰君自聖則忠讐不聞。甫微言以託諷也。

野老復何知

大將C師曰甫思得大將如信者出焉

朱曰莊子所謂帝力何有婦應門亦有兒朱令曰

於我哉○趙曰公自謂也

曠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

朱令曰

泊表內無應門五尺之童朱說荀淑使叔明應門

門慈明行酒○師曰應音因當門戶幸有兒子藏書聞禹穴

朱曰司馬迂年十歲誦古文二十四而南游江淮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趙曰言禹穴藏書也

讀記憶仇

池憶一作悟○蘇曰許清渴仇池樹下有碑靖駐馬一瞬見無遺人

皆稱嘗陸士衡有詩云有客遠方來過我漏蓬草毛蠅正酌松醪呼兒且低筆詞語清

米霜書如鴛鳳立

爲報鶯行舊

趙曰捐言平日同林小鳥之人

鷦鷯在

一枝見卑棲但一枝注○趙曰莊子鷦鷯巢林不過一枝

韓曰父之執友皆在鷦行想其子必有所託故云云

龍門

朱曰在洛陽之南遠望雙闕對峙如門然鄭曰河南志龍門驛在河南縣南十八里

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來

曾鞏曰驛指言驛道兩畔之樹也

氣色皇居

近

朱曰東都也○曾曰近治邑也

金銀佛寺開

朱曰山有佛寺金碧石照耀最為勝槩○洪臯見鞍曰此

句蓋謂龍門山有奉先寺佛地有金世界銀世界

往還時屢改川陸日悠哉相閱

征途上生涯盡幾回

趙曰在龍門閣視征行之人盡此生涯能幾

夔州歌十絕句

一首見陵廟門

中巴之東巴東山

趙曰水經劉漳分三巴有中巴有巴西有巴東

江水開關流

其間白帝高爲三峽鎮

朱曰三峽瞿塘巫山黃牛也

夔州險過百牢關

朱曰南都賦於東則左綿巴中百濮所充外圓銅梁於岩渠內凶要害以膏腴○蘇曰辛毗曰夔州百牢關兵馬不可越○趙曰瞿塘兩崖壁立大江中流無路可行非舟莫濟○宋

曰十道志梁州有百牢山○師曰說者以子美有上牢下牢修水閑之句謂瞿塘之險倍於上牢下牢之閑此說非也蜀經云百牢關孔明所建故基在今巴元西縣泥口化檢玉觀山下傍臨白

馬河東自梁洋北自武昌西入金牛三泉皆步北河以濟河之西

南壁山相對六十里不斷嶓冢漢江水流其間與白馬河合緣江乃入金牛益昌路也雖不甚險而爲入川之隘口此瞿唐兩崖壁立大江中流無路可行非舟莫濟固有間矣

白帝夔州各異城

朱曰公孫述自稱白帝故夔有白帝城○蘇曰風俗記曰白帝城據百牢至夔州千

里蜀江楚峽混殊名英雄割據非天意

蘇曰武侯曰英雄鼎立割據士

福誠非天意○趙曰言公孫

之与劉豈天容其同據乎

羣雄競起向前朝

趙曰指言已前之代也

王者無外見今朝

朱曰公羊

霸王并吞在物情

陽結怨恨

朱曰漁陽綠山舊鎮○趙曰祿山以北恨起於漁陽

元聽舜日舊蕭韶

赤甲白鹽俱刺天

鄭曰刺七迹切○朱曰南都賦森尊尊而刺天○蘇曰裴宗曰白鹽揮空赤甲刺天

峽浪凶湧

蜀都

閭闈繚繞接山顛

蜀曰其華麗

楓林橘樹丹青合

蜀曰

瀼東瀼西一萬家

孫曰瀼奴助切夔有瀼水出於山谷之間謂之瀼溪人居其左右謂之瀼東瀼西

複道重樓錦繡懸

趙曰言

其華麗

繁相趁鳬入粲牙

朱曰其章則將蒲葭又云其沃瀛則有攢蓆蒲

修可

曰夔有平

田号青苗陂

晴

洛狎鷗分處處

朱曰孫綽詩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鳥○趙曰狎鷗言可狎之鷗也列子海上有人狎鷗

是雨隨神女下朝朝

朱曰高唐賦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

朱曰指長安也

舟行若風長年三老長謌

朱曰

山水之圖張賣時

蘇曰郭秀才過

憶昔咸陽都市合

趙曰指

巫峽愛十二峯立馬父之嘆曰五岳手賣山水

圖疑其妄壯景色今日親見勝彼曷十八九矣

蘇曰

巫峽曾經寶

屏見楚宮猶對碧峯疑

趙曰言昔畫高上見楚宮今對碧

峯難由疑是舊所見之登圖也

閨風玄圃與蓬壺

鄭曰

酈元水經注崑崙之山

三級二日閨風一日玄圃

中有高堂

天下無

朱曰南郡賦崑崙無以後閭風不能踰趙曰其上臺觀皆金玉故曰天下無

借問夔州

歷何處峽門江腹擁城隅

、峽口二首

峽口大江間

朱曰一作閻

西南控百蠻

朱曰施黔五溪之亦夷也

城欹連

粉堞

鄭曰達協切城止垣

岸斷更青山

開闔當

朱曰一作多

天險

朱曰

因開闔而後通爾

天設之險也言險

防隅一水關

朱曰峽口有閥斷以鐵鑼

亂離聞鼓角

秋氣動衰顏

趙曰以身逢亂離聞鼓角聲所以感動衰顏也

時清關失險

世亂戟如林

去矣英雄裏

荒哉割據心

猿深疲朶煩親故

鄭曰某乃結刃○蘇曰麻絹隱居終南山不仕常有親知見繃絹曰疲朶之人何須

一隅也

○趙曰皆以英雄而割據

親故往來存問

諸侯數賜金

鄭曰數色角切○朱曰言多得諸侯贈遺也○蒼舒曰主人中丞頻分明奉

趙曰公自注云主人相中丞類分明奉蓋節度古諸侯也因言諸侯所賜之金得稱賜金

黃草

鄭曰峽中記三峽劍側多黃草生虎豹賢之故云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

趙曰舊作少人稀

惟蔡伯世本作人

無消息蜀道丘戈有是非

鮑曰崔寧之亂郭夷乂犯寧家室寧逐之是也以大義責之則寧以偏裨逐大將非也○趙曰望秦中之驛使則無消息聞蜀道之兵戈或是或非未敢以科也蔡伯世曰是時蜀中多故冬日詩公自注曰傳聞軍官自圍普遂可見之矣

萬里秋風吹錦水

朱曰成都記濯錦江秦相張儀所作笮橋

東下枕水舊錦里勝基址由在此濯錦即鮮明它水不得大原公睿而闢之堅其岸而跨大之蹬而陽之水居者以虹橋跨水緣登相鮮笙歌之樂恍若天外之意也○趙曰因蜀道之兵戈而起思秋風言万里橋之秋風也錦水正在其下

淚濕羅衣

朱曰古詩被服羅衣裳○蘇曰王伯聞砧詩空閨少婦聽別淚扁羅衣○趙曰言行兵出戍与夫避難逃

誰家別

褐者爲有離別矣

莫愁劒閣終堪據

朱曰張孟陽劒閣銘因實在德

堪據實蜀

嶮亦難持○蘇曰委維曰劒閣

路要之處聞道松州已被圍

朱曰松州在西山吐番之南鄙

○趙曰勿謂劒閣之險可恃而欲割據雖松州在

劒閣之內已有圍之者矣此所以戒守士之臣也

南楚

南楚青春異暄寒早早分

趙曰公在夔而云南楚則夔在戰國爲楚也

無名江

上草墮意嶺頭雲正月蜂相見非時鳥共聞杖藜妨

躍馬

朱曰李榮澤曰吾躍馬食肉四十年亦足矣

不是故離羣

蘇曰公自言適楚本避地而已非離羣也○趙曰言官在身而在諸人之間則必騎馬今也杖藜而獨往乃放曠所然不是故離羣也○師曰南地與北異冬反暖春却

寒故有春寒料峭之語杖藜貧賤也躍馬富貴也子美避地而甘於貧賤非故意離羣乃不得已也○余曰邵氏聞見錄子美詩不是故離羣字如律當讀平声記擅弓離羣索居釋文離

字讀去聲力智反退之云凡爲文辭宜畧識字有以也夫

南極

南極青山衆

趙曰南極星名老人之南極也晉天文志南極在井柵之中正是南方之星故云於夔州詩可用矣

西江白谷分古城踐落木荒戍密塞雲

朱曰景一年之蛇見推卒征戍勤又

故國多喬木空城疑塞雲

蘇曰景一年之蛇見不蟄乃政令失時

風飈虎忽聞近身皆鳥道殊俗自人羣睥睨登哀

柝

朱曰宣十二年率子弟入睥睨者皆哭注睥城上睥睨也○鄭曰睥

柝匹詣切睨研計切城上女牆柝各切○趙曰睥睨城上小

城也登哀柝指言白帝

城上之事有屯戍故也

予弧照夕暝亂離多醉尉

尹曰南

容傳謝郁作書戒之曰召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終不敢呵叱然不無其慚○趙曰左傳取蝥弧以登乃鄭之旗名也照

爻揲則旗爲日所照舊作矛孤無義

愁殺李將軍

朱曰李廣贖爲庶人數与故

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騎曰故李

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將軍也宿霸亭下○師曰李

廣傳止言霸陵尉呵止廣而子美使醉

尉字蓋出謝郁書云睥睨城上短轡也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七